

世界自然诗本典藏丛书

群峰与山涧

Mountains and Valleys

[美] 约翰·缪尔 (John Muir) 著 范亦漳 译

追寻“国家公园之父”的山野足迹，寻究人类的精神原旨

这是一片受到祝福的山峦，是我们一度被遗忘的家园。

在山居岁月中，时间变得静止了，生命变得纯粹而又丰富。

到旷野里去，惟有在那里，疲惫、衰弱以及被过度“文明”的人们才能获得久远而真切的慰藉，并重建一种源于土地和自然的有益的生活方式。

在心灵的放逐中找寻自我



群峰与山涧

Mountains and Valleys

[美] 约翰·缪尔 (John Muir) 著 范亦漳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峰与山涧 / (美) 约翰·缪尔著; 范亦漳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5
ISBN 7-104-02069-1

I . 群… II . ①缪… ②范… III . ①散文—作品集—美国—近代 ②随笔—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3422 号

群峰与山涧

作 者: [美] 约翰·缪尔

译 者: 范亦漳

责任编辑: 吴淑苓

插图绘制: 欧佳怡

文字编辑: 程军川

版式设计: 吴菲佳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63 千字

印 张: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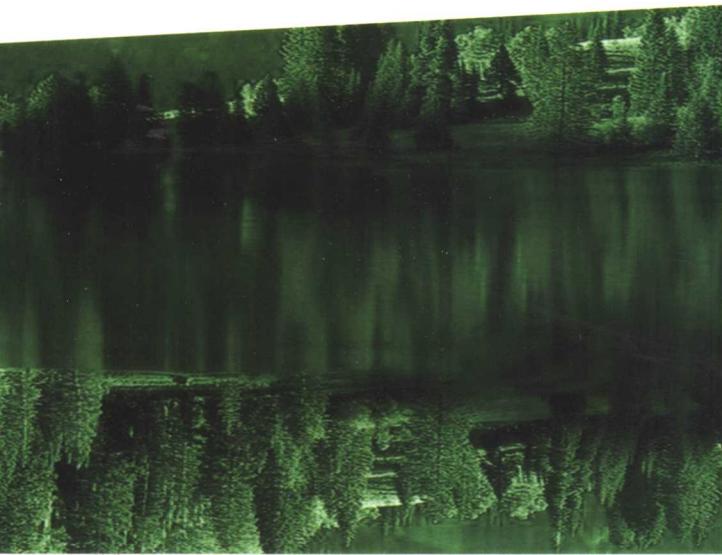
彩 插: 16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069-1/I · 823

定 价: 22.00 元

约翰·缪尔 (John Muir 1838~1914)，生于苏格兰的邓巴。1849年举家迁至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波蒂奇。他是一位牧羊人、发明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探险家、自然文学家。他是大地快活而忙碌的自由精灵，几乎走遍了美国西部各州，饱赏自然风光，并按目录分门别类，加以描述，先后写出了《加利福尼亚的群山》、《阿拉斯加之旅》、《夏日山间之歌》、《我们的国家公园》等作品，文笔优美如诗，引人入胜。正是在这些作品感染下，美国相继建立了许多保护性的国家公园，使他的作品真正成了“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



2023.6



群峰与山涧
Mountains and Valleys



清新的野外
Fresh Fields



我们周围的仙境
The Fairyland around Us



责任编辑：吴淑苓

封面设计： 门乃婷藝術設計
Tel: 010-6497243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译序

约翰·缪尔 (John Muir), 1838年4月21日出生于苏格兰的邓巴。1849年,在他11岁时,举家迁至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波蒂奇附近的农场,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这片独特的自然环境使他萌生了最初对大自然的兴趣,在帮助父亲打井、耕地、播种和收获粮食之余,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到森林中去,以幼稚的童心饶有兴趣地观察林中的飞禽走兽。

他是一位牧羊人、发明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探险家、自然文学家等。当然,最准确的称呼,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自然爱好者。他无论做什么,总是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他经常用木头雕刻一些奇特而又实用的器具。他做过一个报时非常准确的时钟,还做过一个天亮时可以把自己从床上弹起来的器械。1860年,他把自己“发明”的这些产品拿到州农业交易会上展出,赢得了人们普遍的赞赏和鼓励。

1863年,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他投身于机械发明。同年,他开始徒步旅行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和加拿大等地。1867年,一次事故几乎使他的一只眼睛失明。幸而一个月后,他又恢复了视力。从此,他成了旅行家和热情洋溢的自然主义者,把眼光投向大自然,



森林、山岳和冰川是他尤其钟爱的地方。他一边靠打零工为生，一边到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去探索和研究自然。他从印第安纳波利斯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到达墨西哥湾，边旅行边做笔记。然后，他乘船到了古巴，又到了巴拿马，跨越连接北美和南美的巴拿马地峡，再沿着美国西海岸航行。1868年，当他30岁时，他在加利福尼亚第一次看到了内华达山脉，并为其景色所倾倒。之后，他便以加州作为久居之地，将岳父的果园经营得有声有色，从此生活无忧，得以四处游览。他几乎走遍了美国西部各州，观察该地区的自然生活状况，并按目录分门别类，加以描述，先后写出了《群峰与山涧》、《阿拉斯加之旅》、《夏日山间之歌》、《我们的国家公园》等十余部作品和300多篇描写美国自然风光的文章。他的文笔优美如诗，引人入胜。正是在这些作品的感染下，美国相继建立了许多保护性的国家公园，他的作品也因此被称为“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

约翰·缪尔的作品以浓墨重彩描绘了优美的自然风光。1894年出版的《群峰与山涧》是他的第一部书。书中没有任何倡议，而是充满深情地描写了他所钟爱的自然景观。该书一经问世就获得了成功，使自然资源保护者的队伍迅速壮大。在本书中，作者深入细致地描述了冰川、关隘、湖泊、草地、森林、植被、花鸟等各方面的情况。“我为内华达山脉的壮丽景色而欢欣鼓舞，赞叹不已……在这里，上帝总是把它的力量和美，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部诗意盎然的散文长篇处处流露出他对大自然满怀深情。

他说：“人们对美的渴望不亚于对面包的需求。他们需要有地方休息和祈祷，让大自然平复他们的创伤，唤起他们的欢乐，给予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以力量。”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后，他还发现约塞米蒂山谷形成的原因是冰川的侵蚀作用而非地震因素，从而推翻了前人的说法。

缪尔是20世纪初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领袖，他把许多充满感情的观察记录写成了随笔和杂志文章，敦促联邦政府采取森林保护区政策，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不被破坏性开采。1892年，他作为创始人，与一群支持者共同成立了著名的“谢拉俱乐部”，旨在将他对大自然的热情扩大为全国性的运动。他领导该团体，敦促政府通过法案来保护自然资源。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开创了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因而被誉为“国家公园之父”。

缪尔的著作和实践，引起了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资源保护区的兴趣。1903年春天，罗斯福总统邀请缪尔一起到约塞米蒂地区进行一次野营旅行，并对缪尔说：“除了你，我不想与任何人同行；而且我想在这4天之内，摆脱一切政务，只和你呆在一起。”罗斯福认为：“我们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是为了一时，而是为了长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但要想到目前享受极大的繁荣，同时要考虑到这种繁荣是建立在合理运用的基础上，以保证未来的更大成功。”基于这种理念，罗斯福在政务之余与缪尔考察了大峡谷、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等地，并根据考察结果开始限制在大峡谷中建设大坝等开发项目。1908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部门接受了旧金山北面一大片原始红杉森林

的捐赠,人们为了表达对缪尔的敬意,将这片原始森林命名为缪尔国家林区。

曾有评论家说:“任何怀疑写作之威力的人,只要看看约翰·缪尔所取得的成就,就会深信不疑了。”巍峨耸立的山峰,波涛汹涌的江河,美丽无限的瀑布,姹紫嫣红的花朵和悦耳动听的鸟鸣……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足迹,去领略和体会大自然带给人们的快乐。

Contents

目 录

译序 Preface

第一部: 加利福尼亚的群山 The Mountains of California

- 第 1 章 内华达山的近景 A Near View of the High Sierra 2
- 第 2 章 关隘 The Passes 19
- 第 3 章 冰川湖泊 The Glacier Lakes 33
- 第 4 章 默塞德湖 Merced Lake 40
- 第 5 章 美丽的斯塔金湖 The Beautiful Starr King Lake 46
- 第 6 章 草地 The Meadows 51

第二部: 群山的主人 Owners of the Mountains

- 第 7 章 道格拉斯松鼠 The Douglas Squirrel 62
- 第 8 章 黑鸫鸟 The Water-Ouzel 73
- 第 9 章 野绵羊 The Wild Sheep 87
- 第 10 章 蜜蜂花园 The Bee-Pastures 101
- 第 11 章 高山蜜蜂牧场 Bee Pastures in Mountains 109
- 第 12 章 南加州的蜜蜂 Southern California Bees 119

Contents

目 录

第三部:约塞米蒂山谷 The Yosemite Valley

- 第 13 章 通往山谷的路 The Approach to the Valley 128
- 第 14 章 新娘面纱 The Bridal Veil 133
- 第 15 章 大峡谷 The Features of the Valley 136
- 第 16 章 约塞米蒂瀑布 The Yosemite Fall 140
- 第 17 章 三瀑布 Three Falls 146
- 第 18 章 月光下的瀑布 The Falls in the Moonlight 151
- 第 19 章 山谷的冬天 Winter Beauty of the Valley 154
- 第 20 章 南圆顶 The South Dome 159
- 第 21 章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 Yosemite National Park 163
- 第 22 章 赫奇赫奇山谷 Hetch Hetch Valley 170

第四部:树木与花鸟 Trees, Flowers and Birds

- 第 23 章 山谷的树木 The Trees of the Valley 182
- 第 24 章 松树之王 King of Pine Trees 188
- 第 25 章 高贵的银松 The Noble Silver Pine 191
- 第 26 章 道格拉斯云杉 The Douglas Spruce 194
- 第 27 章 紫色的银冷杉 The Purple Silver Firs 196
- 第 28 章 两叶松 The two-leaved Pine 199
- 第 29 章 高山铁杉 The Mountain Hemlock 202
- 第 30 章 北美单针松 The Nut-Pine 206
- 第 31 章 巨杉 The Big Trees 209
- 第 32 章 约塞米蒂花园 Yosemite Garden 221
- 第 33 章 约塞米蒂的鸟 Yosemite Birds 227

第一部

The Mountains of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的群山

山体的前景在缤纷的秋色中
燃烧，在柔美的阳光下变得更加
绚丽多姿；深蓝色的天空、灰暗的
岩石和神圣、洁白的冰河形成鲜
明的对比。从中间往下看，只见生
机勃勃的图奥米勒河由晶莹剔透
的源泉飞流直下，好像结成了冰，
汇聚在玻璃般的池潭里；然后又变
成了雪，在白色的瀑布中跳跃，在
花岗岩浮雕之间流淌。

第 1 章

内华达山的近景

A NEAR VIEW OF THE HIGH SIERRA

一个晴朗的清晨，当冰川草地上依然覆盖着霜冻晶体，我从莱尔山 (Lyell) 山脚下出发，沿路前往约塞米蒂山谷 (Yosemite Valley)，去采购业已告罄的面包和茶叶。与以前许多年的夏天一样，我去年夏季也在这里度过，探索位于圣华金河 (San Joaquin)、图奥米勒河 (Tuolumne)、默塞德河 (Merced) 和欧文河 (Owen) 源头的冰川，测量和研究它们的运动、流向、裂隙、冰碛，以及它们在冰川扩张期对高山奇境的形成所起的作用。那一年，我做这项工作快要结束时，就开始欣喜地期盼着冬天，并期望着降临一场令人惊奇的暴风雪，而我将在被雪包围的约塞米蒂的温暖的小屋里，与大量的面包和书籍为伴。但是，当我想到在明年夏天到来之前，除了可以从约塞米蒂峭壁的高度看看远景之外，就有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个心仪的地方，心中不免有些遗憾。

对于艺术家来说，内华达山没有几个地方可以入画。巍峨耸立的山脉倒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然而它们却浑然一体，与古老的、可以称之为海岸山脉的群山有很大的不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经过一

年寒冬冰雪的活动，内华达山从头到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风景又变得栩栩如生。但是，所有这些新的风景不是同时形成的。在冰块存留时间最长的某些制高点，比其下面的温暖地区的那些风景要短数千年。总之，高山风景出现的时间越短——指它们在冰川期初现端倪时——它们也就愈不容易被分离，但因此恰恰构成温暖的、和谐的、可爱的美景，供人欣赏。

然而，图奥米勒的源头却是一群荒芜的山峰。地质学家可能会说，山峰上的太阳刚刚放射出光芒，便是一幅风光秀丽的画面。如此整齐划一，看起来很普通——一群冰雪覆盖的、阴森的山峰，其底部周围编织着灰色的花岗岩浮雕，边缘上长满了松树，宏伟壮观的山顶直入云霄，两侧巍峨耸立的峭壁往外倾斜，呈环抱群山状。现在，山体的前景在缤纷的秋色中燃烧，在柔美的阳光下变得更加绚丽多姿；深蓝色的天空、灰暗的岩石和神圣、洁白的冰河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中间往下看，只见生机勃勃的图奥米勒河由晶莹剔透的源泉飞流直下，好像结成了冰，汇聚在玻璃般的池潭里；然后又变成了雪，在白色的瀑布中跳跃，在花岗岩浮雕之间流淌。然后，它穿过山谷平坦的草地，势不可挡，以沉着、庄严的姿态经过浸在水中的柳树和莎草(sedges)以及岸边挺拔的松树林。无论它飞驰急下还是缓缓而行，高声歌唱或是低声沉吟，贯穿整个变化多端的流程，始终为优美的风景注入精神活力，每次运动和每个音调都证明其源泉的伟大。

在去往山谷的寂寞旅途中，我禁不住反复转身凝视这辉煌灿烂的大自然画卷；我举起双臂，想把这美景框住。在冰河下面的黑暗中生长多年之后，经过阳光和暴风雨的洗礼，这美妙的自然似乎正在期待有备而来的艺术家，就像金色的小麦等待收割一样。我禁不住希望自己在旅途中携带着颜料和画笔，学习绘画。同时，我对脑海中留下的

画面和笔记本上的速写感到满足。最后，在我绕过一处从山谷西边的峭壁凸出来的险峻岬角之后，所有的山峰都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沿着结冰的草地快速前行，经过默塞德河与图奥米勒河之间的分界线，往下穿过覆盖着克劳德雷斯特（Cloud's Rest）斜坡的森林，按时抵达了约塞米蒂山谷——对我来说，无论何时都行。说来也怪，我在这里遇到的第一拨人就是两位艺术家，他们拿着介绍信，正等待我返回。他们问我在邻近的群山探险过程中是否看见适合画大幅油画的优美风景。于是，我开始描述最近令我赞叹不已的一个地方。随着我越来越深入地讲解细节，他们开始喜形于色，我便提议为他们做向导。他们表示不管远近都乐意跟随我走——无论他们走到何处，我也能够花时间引导他们。

由于暴风雪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降临，从而破坏这美好的天气，把绚丽的色彩埋葬在大雪之中，截断艺术家的退路，所以我建议立即出发。

我带领他们从弗纳尔瀑布和内华达瀑布走出山谷。从那里，我们经由莫诺古道，越过最大的分水岭，到达图奥勒米大牧场，并由此沿着图奥勒米河的上游到达其源头。这是我的同伴首次游览内华达山，而我之前几乎总是独自登山，他们容光焕发的样子就像呈现在我面前的一部小说或一项有趣的研究。缤纷的色彩自然对他们影响最大——蔚蓝的天空，紫灰色的花岗岩，红褐色的干草地，半透明的紫色与深红色的沼泽地，色彩鲜明的白杨林区，银光闪闪的河流，绿色与蓝色的冰川湖泊。但是，这些景色的总体观感是怪石嶙峋，荒芜人烟，令人非常失望。两位艺术家翻山越岭，穿过森林，急切地审视着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万千景致。他们说：“这里的一切气势恢弘、雄伟壮观；但是，在所看过的景色中，我们尚未发现可以用来做画的地方。您知道，艺术是永恒的，也是受到限制的；而这里前景、中景和背景全都一模

一样，裸露的岩石泛起波浪，森林、林区、斑纹点点的草地和波光粼粼的带状水面。”我说：“没关系，只要等一会儿，我就让你们看你们喜欢的东西。”

最后，第二天太阳快下山时，正当我们绕过上文提到的突兀岬角，璀璨的晚霞烘托出整幅画面，克朗山的景色顿时展现在眼前。他们欢呼雀跃，俩人中显得更为冲动的年轻的苏格兰人突然向前飞奔，像疯子一样叫喊着，在空中飞舞双臂，用凌乱的手势表达他此时此刻的激动心情——我们终于在这里见到了高山风景画！

欣赏完风景之后，我在草地往后一点的隐蔽林区里搭建营地。在那里，可以截取松树枝做床，还有大量的干柴用于起火。此时，两位艺术家沿着弯弯曲曲的河流和峡谷到处乱跑，选择写生的前景。黄昏过后，备了好茶，燃起熊熊篝火，我们开始制订计划。他们决定要在这里多逗留几天，而我则决定去游览无与伦比的里特峰（Ritter）。

现在大约是10月中旬，正是雪花刚刚开始飘洒的季节。初冬的云彩已经变得模糊，山峰上点缀着清新的冰渣子，然而这并不影响我攀登险峻的地方。由于天气依然非常平静，去里特峰山脚不过一天多一点时间，我觉得不太会有被暴风雪围困住的危险。

就像北方的沙斯塔（Shasta）和南方的惠特尼（Whitney）一样，里特峰是内华达山中部的群山之王；此外，据我所知还从来没有人攀登过。无数个夏季过去了，虽然我已经在邻近的原始森林探险过，但是我的研究迄今尚未吸引我去登顶。里特峰的海拔高度大约13,300英尺，周围环绕着险峻陡峭的冰河和深不可测、崎岖不平的峡谷，因而这座山人迹罕至。但是，这些困难只会使登山爱好者更加兴奋不已。

第二日早晨，两位艺术家积极地投入工作，我就干我的事情。以前的经验告诉我，变化无常的暴风雪至今仍不见踪影，眼下是其来临

前难得的可以徜徉在平静的金色阳光下的好时光。所以，在与两位艺术家告别之前，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一周或十天后失踪，请他们不要惊慌失措。万一暴风雪来临，则要尽可能地保留熊熊燃烧的篝火，注意保护自己，决不要胆战心惊地试图独自漂流以寻找返回约塞米蒂之路。

我的大体计划不过如此：攀登峡谷的峭壁，跨越山脉的东侧；然后，顺着中间的地形，向南前往里特峰的北部山嘴。从营地直接向南行进，需要途径山脉轴线部分的无数个山峰；尽管相当有趣，也将耗费我大量的时间，这还不包括一些异常的艰险在内。

第一天纯粹是娱乐，我只是埋头登山，穿行在古代冰川经过的干燥的小路上，追溯快乐流淌的河流，在林区和岩石间分别了解鸟类和土拨鼠的习性。在离营地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我来到了白色瀑布的底端。这个瀑布从大约900英尺高的峡谷峭壁上沿着崎岖的山峡顺势而下，涌入图奥勒米河。其源泉正好处在我的旅途中，因此我有幸认识它。多么美好的旅伴啊，它唱出那么动听的歌声！它是那么多情地讲述着身处高山的欢乐！我非常高兴地沿着其壮观的边缘攀登，聆听其神圣的音乐，有时沐浴在漂荡而来的、彩虹色的水雾之中。我攀登得越来越高，新的美景一览无余：色彩鲜艳的草地，开得正艳的花园和结构罕见的山峰，银光闪闪的湖泊点缀其间；远处是隐约出现的森林，遥远的西边则是黄色低地；再远处，我看到了所谓的莫诺沙漠梦幻般地横卧在浓重的紫光里——河水从这里分流，豪情万丈，咆哮着向东流去，消失在大盆地的火山地和干燥的天空里的视线交界处，或者向西流到加利福尼亚的大山谷，从那里经过旧金山海湾和金门流入大海。

直到抵达海拔1,000英尺左右的地方，我才从山顶沿着一条小路下山，朝着一群守护着里特峰的北面及西面的原始山峰向南进发。我摸索着行走，本能地对付出现在眼前的每一处障碍。在这里，有一个